

从语用模糊角度分析侦探小说语言的语用效果

易 蔚

(三明学院 外语系,福建 三明 365004)

【摘要】本文通过将语用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相结合的独特视角,应用文学语用学理论中的相关原理——语用模糊对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进行研究,选取了一些典型的对话作为语料,从对话中找出其遵守或违反的语用学原则,通过分析人物性格的刻画、情节的推进、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最终解释读者对文本所反映的作者意图和社会意义。

【关键词】文学语用学;语用模糊;侦探小说;语用效果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2)02-0010-03

1 引言

文学语用学,在结合了文学理论和语用学理论的基础上,研究文学语言的体系和使用规律以及对文学文本的产生和解释过程以及所产生的心理机制^[1]。20世纪70年代范·迪克首先提出了文学语用学的概念,然后他继续在言语行为理论的可行性和意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首届文学语用学国际会议于1988年9月在芬兰的亚波学院大学(Abo Academy University)召开,而由R.Sell主编的《文学语用学》(Literary Pragmatics)也于1991年正式出版,这两个事件标志着文学语用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并且标志着文学语用学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登上了历史舞台^[2]。在这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人们应用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来分析研究小说、戏剧和诗歌等文学作品的独立文本。在这个领域当中,有着显著功能学派特征的文学语用学研究的重点在于揭示和阐释文学语言的输入和输出过程,并探讨这一过程中社会文化影响因素,作者和读者创作和解读文本过程中的心理机制。从现在已经获得的各种研究结果显示语言代码不仅仅是单一的语言标记,其蕴含了复杂的社会因素和深刻的文化意义^[3]。

侦探小说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最初因其“浅显”的通俗文学特征,并未受到文学批评家的重视,随着话语分析的研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语用学家在探索研究小说、戏剧和诗歌等文学作品中,发现作为“世界侦探小说女王”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其小说特点之一是以对话见长,运用了许多对话来刻画人物,交代故事背景,设置悬疑。因此本文着眼于她的侦探小说中的对话,应用文学语用学理论中的相关原理——语意模糊对其进行研究,选取了一些典型的对话作为语料,从对话中找出其遵守或违反的语用学原则,与其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情节的推进、人物之间系统的微妙关系,最终解释读者

对文本所反映的作者意图和社会意义。

2 语用模糊与侦探小说

语用模糊现象发生的原因是由于说话人出于语言系统以外的考虑,有意识地使其话语同时具有多种涵义,说话人和听话人都知道话语可以有一种以上的理解,说话人使用这些语用模糊话语可以达到使话语显得更委婉,使负面情绪表达得不那么直接,保全听话人的面子等等效果,从而使交际更顺畅。根据Thomas(1990)和俞东明(1997)把语用模糊分为下列四种类型:

2.1 多重语用模糊

多重语用模糊(pragmatic multivalence),即说话人在同一话语中对不同的听话人表达其不同的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s)^[4]。俞东明(1997:29)认为:语用模糊是指说话人在特定语境或上下文中使用不确定的模糊的或间接的话语向听话人表达数种言外行为或言外之力的现象。

侦探小说家的特点就是制造悬念,而语用模糊这一语用机制在言后效果上与之有异曲同工之效,机智而恰当地运用语用模糊这一语用机制能增强文学效果。请看下例^[5]:

“你有没有听到或见到什么,也许对我们有帮助?”

“我会听到或看到什么啊,先生?”

“小姐,这正是你要回答我们的问题。”

她偷偷地斜望了他一眼。

“不过,先生,我又不在附近……我会看到或听到什么?我住甲板下层,而且我的房间又在船的另一边,我根本不可能听到什么。当然,如果我睡不着,如果我爬上楼梯,那么或许我会见到那凶手,狂魔,走进或离开太太的房间。但问题是——”她哀求地把手伸向希蒙。

“先生,我求求你!你看怎么办?我该怎么

收稿日期:2012-03-20

作者简介:易蔚(1978-),女,讲师,研究生,研究方向:语用学。

说?”

“我的好露易丝,”希蒙安慰她道,“别像个傻瓜。没有人说你见到或听到什么。你会没事的。我会照顾你。没人会诬蔑你的。”

露易丝喃喃道:“先生真是好人。”她怯怯地眨了一下眼。(阿加莎·克里斯蒂:尼罗河谋杀案,1937)

以上对话片段选自阿加莎·克里斯蒂《尼罗河谋杀案》,波洛对当天案发现场女仆有没有可能提供对案件侦破有利的线索的询问中,女仆露易丝·蒲尔杰的回答有意识地使用了多重语意模糊,她对波洛的问话表面上给予了不确定的回答,她的回答表面上是说给波洛听,但实际上针对地是两个受话人:侦探波洛和她的主人希蒙。尤其是她使用以关联词“如果”的虚拟语气描述的虚拟场景,表面上传递的信息是假设虚拟的场景,实际上给问话同时在场的主人希蒙敲响了警钟,作为案发当日在场行凶的希蒙,也很知趣地给出了相应的承诺,“别像个傻瓜。没有人说你见到或听到什么。你会没事的。我会照顾你。没人会诬蔑你的。”女仆的回答充分表达了两个言外之力:一是,表面上回答了侦探的问题,另一个是敲诈她的主人希蒙。贪婪而狡猾的女仆没有正面直接地表达她的意图,而是使用虚拟语气,暗中描述她在案发当晚所看到的情景。在场的人只有受话人希蒙能听懂她的暗示,并且这段对话也为后来女仆被谋杀,波洛回想起当日的问话,提供了线索和佐证。

2.2 双重或数重语用模糊 (pragmatic bivalence/plurivalence)

除了多重语用模糊 (pragmatic multivalence), 双重或数重语用模糊 (pragmatic bivalence/plurivalence) 也能有助于产生语用效果。双重或数重语用模糊 (pragmatic bivalence/plurivalence), 即指同一话语对同一听话人表达两个或两个以上, 有时甚至两个截然相反的言外之意 illocutionary forces.^[4] 请看下例^[5]:

“嗨, 林娜!” 贾克琳·杜贝尔弗说道, “你们也在这儿! 我们好像到哪儿都会碰在一起哩! 嗨, 希蒙! 你好吗?” (阿加莎·克里斯蒂: 尼罗河谋杀案, 1937)

贾克琳的话语表面上看是打招呼, 实际上传递了两种或更多的言外之力: 对西蒙夫妇的问候, 伴随对他俩的挑衅和警告。她话语: “你们也在这儿! 我们好像到哪儿都会碰在一起哩! 嗨, 希蒙! 你好吗?” 实际上是宣告她会无时不刻地出现在他俩面前, 尽管他们不想见到她。因为夫妇中的一方

是她的闺蜜, 另一方是她的前男友, 而前者在她给前男友介绍工作时利用她的手段和巨额财富抢走了她的心上人, 她的言外之意是显而易见的——使西蒙和林内特不自在, 生动揭示了她的嫉妒和敌意。读者在阅读以上字句时, 必须重构语用意义, 从而可以知道贾克琳的性格特征, 她是一个被人背叛绝不善罢甘休的狠角色, 而运用有效的会话策略和语用模糊机制, 小说家无需长篇累牍地刻画和描绘人物的性格特征, 简短的对话就已经将人物性格展示得一览无余。

2.3 条件性的双重言外行为

这种语用模糊类型与言语行为实现的“恰当条件” (felicity conditions) 的建立有关。即如果条件 A 是真实的, 那么言外行为 B 就成立, 如果条件 A 不存在, 那么 C 就应是言外行为^[4]。例如:

[上海希尔顿大酒店男盥洗间里, 说话人 A 是唯一在等着使用的人, 但卫生间一空下来, 第二个人进来, 径直走向刚空出来的卫生间。]

A: I was waiting.

B: Oh, were you? I'm sorry.

A 的话语可以理解为陈述和抱怨或警告两种语气, 其话语的模糊与 “I was waiting”。这一话语的言外行为的实现条件的建立是相关联的, 如果其 “I was waiting” 条件是真实的, 那么其言外行为抱怨或警告就成立。如果 “I was waiting” 这一条件不成立, 则陈述等待这一事实就是其言外行为。

2.4 语篇性语用模糊

除了语用多重模糊, 阿加莎·克里斯蒂还使她的小说语言模糊, 有趣且带有悬念效果, 当然读者需要尽量通过努力推断角色想传递的完整意义。语篇性语用模糊 (discoursal ambivalence), 即这种语用模糊是在语篇层次上, 而不是话语层次上, 听话人很难辨明话语中究竟表达的是何种以及几种言外行为/言外之力^[4]。下例中, 罗杰·艾克罗伊德和他的私人医生的对话就相当模糊^[5]。

“谢泼德!” 罗杰·艾克罗伊德大声喊着, “我正想找你, 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你已经听说了?” 谢泼德。

“比你知道的更糟糕,” 他平静地说。(阿加莎·克里斯蒂: 罗杰疑案, 1926)

从以上对话中, 读者很难知道罗杰·艾克罗伊德使用了多少种言外之力, 以及他意图表达何种言外之力。谢泼德的回答话语亦处于模糊状态, 其言外之力可能介于“回答-信息的询问和确认-担忧”之间。从小说的其他章节中, 读者必须经过反复阅

读推敲才能重构以上对话信息,才能知道罗杰·艾克罗伊德的话语针对的是弗拉尔斯先生之死,而谢泼德听来是他已经收到了弗拉尔斯太太揭发他敲诈的信件。这一语用模糊机制产生了悬念,埋下伏笔,推动情节的发展。

3 结论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语用模糊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对话机制,被广泛地应用于阿加莎·

克里斯蒂侦探小说中,用来帮助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为小说的情节发展提供隐蔽的线索,推动故事的情节发展;本文希望通过语用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相结合的独特视角,探讨文学语言系统和文学文本产出与理解的心理机制与心理过程,探讨文学交际中语言现象和社会文化因素与作者和读者心理因素发生的动态交互作用,达到重构文化深层涵义并揭示文学意义的目的。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Van Dijk, T.A.Pragmatics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M].Amsterdam: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 [2]Sell R.D.Literary Pragmatics[C].Amsterdam: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 [3]涂靖.文学语用学: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J].外国语,2004,03.
- [4]俞东明.语法歧义与语用模糊对比研究[J].外国语,1997,06.
- [5]阿加莎·克里斯蒂.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波洛”系列[M].郑须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An Analysis of the Pragmatic Effect of DF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gmatic Ambivalence

YI Wei

(English Department,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Fujian 365004)

Abstract: The paper, from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the pragmatic theory and literary theory, applies the relevant pragmatic theories——pragmatic ambivalence to conduct a research on Agatha Christie’s detective fiction, selecting some typical conversations as data, to find out their obeying or violation of the pragmatic principles.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haracters’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the subtl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haracters, finally explain the readers’ reaction toward the writer’s intention and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by the text.

Key words: Literary Pragmatics; Pragmatic Ambivalence; Detective Fiction; Pragmatic Effect

(责任编辑:张俊之)